

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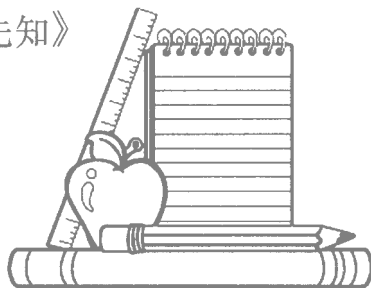
冰心
译

西方哲理

思考·思辨·思索

译丛

《先知》



船的来临

当代的曙光，被选而被爱戴的亚墨斯达法，在阿法利斯城等候了十二年，等他的船到来，好载他归回他生长的岛上去。

在第十二年绮露收获之月的第七天，他出城登上山顶，向海凝望，他看见了他的船从烟雾中驶来。

他的心扉砉然地开了，他的喜悦在海面飞越。他合上眼，在灵魂的严静中祷告。

但当他上山的时候，忽然一阵悲哀袭来，他心里想：

我怎能这般宁静地走去而没有些忧哀？不，我要精神上不受创伤地离此城郭。

在这城围里，我度过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和孤寂的深夜：谁能撒下这痛苦与孤寂，而没有一些惋惜？

在这街市上，我曾撒下过多的零碎的精神，在这山中，也有过多的赤裸着行走的我所爱惜的孩子，离开他们，我不能不觉得负担与痛心。

这不是今天我脱弃了一件衣裳，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一块自己的皮肤。

也不是我遗弃了一种思想，乃是遗弃了一颗用饥和渴做成的甜蜜的心。

然而，我不能再迟留了。

那召唤万物来归的大海，也在召唤我，我必须登舟了。

因为，若是停留下，我的归思，在夜间虽仍灼热奋发，渐渐地却要冰冷变石了。

我若能在这里的一切都带了去，何等的快乐啊！但是我又怎能呢？

声音不能把付给他羽翼的舌头和嘴唇带走。他自己必须寻求“以太”。

鹰鸟也必须撒下窝巢，独自地飞过太阳。

现在他走到山脚，又转面向海，他看见他的船徐徐地驶入湾口，那些在船头的舟子，正是他的故乡人。

于是，他的精魂向着他们呼唤，说：

弄潮者，我老母的孩儿，

有多少次你们在我的梦中浮泛。现在你们在我更深的梦中，也就是我苏醒的时候驶来了。

我已预备好要走了，我的热望和帆篷一同扯满，等着风来。

我只要在这静止的空气中，再呼吸一口气，我只要再向后抛掷热爱的一瞥。

那时，我要站在你们中间，一个航海者群中的航海者。

还有你，这无边的大海，无眠的慈母，
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宁静与自由。
这溪流只还有一次的转折，一次林中的潺湲，
然后我要到你这里来，无量的涓滴归向无量的海洋。

当他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从远处有许多男女离开田园，急速地赶到城边来。

他听见他们叫着他的名字，在阡陌中彼此呼唤，报告他船的来临。

他对自己说：

别离的日子能成为会集的日子么？

我的薄暮实在可算是我的黎明么？

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停止了榨酒的轮儿的人们，我将给他们什么呢？

我的心能成为一棵实果累累的树，可以采撷了分给他们么？

我的愿望能奔流如泉水，可以倾满他们的杯么？

我是一架全能者的手可以弹奏的琴，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么？

我是一个寂静的寻求者，在寂静中，我发现了什么

宝藏，可以放心地布施呢？

倘若这是我收获的日子，那么，何时何地我曾撒下了种子呢？

倘若这确是我举起明灯的时候，那么，灯内燃烧着的火焰，不是我点燃的。

空虚黑暗的我将举起我的灯，
守夜的人将要添上油，也点上火。

这些是他口中说出的，还有许多没有说出的存在心头，因为他说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

他进城的时候，众人都来迎接，齐声地向他呼唤。
城中的长老走上前来说：

你不要再离开我们。

在我们的朦胧里，你是正午的潮音，你青春的气度，予我们以梦想。

你在我们中间不是一个异乡人，也不是一个客人，
乃是我们的儿子及亲挚的爱者。

不要使我们的眼睛因渴望你的脸面而酸痛。

一班道人和女冠^①对他说：

不要让海波在这时把我们分开，把我们在中间所度的岁月成了一个回忆。

女冠：即女道人。

你曾是一个在我们中间行走的神灵，你的影儿曾明光似地照亮我们的脸。

我们深深地爱着你。不过我们的爱没有声响，而又被轻纱蒙着。

但现在他要对你呼唤，要在你面前揭露。除非临到了别离的时候，“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深浅。

别的人也来向他恳求。他没有答话。他只低着头；站近他的人看见他的泪落在袜子上。

他和众人慢慢地向殿前的广场走去。

有一个名叫爱尔美差（Almitra）的女子从圣殿里出来，她是一个预言者。

他以无限的温蔼注视着她，因为她是在他第一天进这城里的时候，最初寻找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

她庆贺他，说：

上帝的先知，至高的探求者，你曾常向远处寻望你的航帆。

现在你的船儿来了，你必须归去。

你对于那回忆的故乡，和你更大愿望的居所的渴念，是这样的深切；我们的爱，不能把你系住，我们的需求，也不能把你拘留。

但在你别离以前，我们要请你对我们讲说真理。

我们要把这真理传给我们的孩子，他们也传给他们的孩子，绵绵不绝。

在你的孤独里，你曾守卫我们的白日，在你的清醒里，你曾倾听我们睡梦中的哭泣与欢笑。

现在请把“真我”披露给我们，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关于生和死中间的一切。

他回答说：

阿法利斯的民众啊，除了现时在你们灵魂里鼓荡的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论 爱

于是爱尔美差说：请给我们谈爱。

他举头望着民众，他们一时静默了。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他，

虽然他的路程是艰险而陡峻。

当他的羽翼围卷你们的时候，屈服于他，

虽然那藏在羽翮中间的剑刃也许会伤害你们。

当他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信从他，

虽然他的声音会把你们的梦魂击碎，如同北风吹荒了林园。

他虽升到你的最高处，抚惜你在日中颤动的枝叶，

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摇动你的根柢的一切关节，使之归土。

如同一捆稻粟，他把你束聚起来。

他舂打你使你赤裸。

他筛分你使你脱壳。

他磨碾你直至洁白。

他揉搓你直至柔韧。

这些都是爱要给你们做的事情，使你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在这知识中你便成了“生命”心中的一屑。

假如你在你的疑惧中，只寻求爱的和平与逸乐，

那不如掩盖你的裸露，而躲过爱的筛打，

而走人那没有季候的世界，在那里你将欢笑，却不是尽量的笑悦，你将哭泣，却没有流干眼泪。

爱除自身外无施予，除自身外无接受。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

不要想你能导引爱的路程，因为若是他觉得你配，他就导引你。

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

但若是你爱，而且需求愿望，就让以下的做你的愿望吧：

溶化了你自己，像溪流般对清夜吟唱着歌曲。

要知道过度温存的痛苦。

让你对于爱的了解毁伤了你自已；

而且甘愿地喜乐地流血。

清晨醒起，以喜颺的心来致谢这爱的又一日；

日中静息，默念爱的浓欢；

晚潮退时，感谢地回家。

然后在睡时祈祷，因为有被爱者在你的心中，有赞美之歌在你的唇上。

论婚姻

爱尔美差又说：夫子，婚姻怎样讲呢？

他回答说：

你们一块儿出世，也要永远合一。

在死的白翼隔绝你们的岁月的时候，你们也要合

不过在你们合一之中，要有间隙。

让风在你们中间舞荡。

彼此相爱，却不要做成爱的系链：

只让他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

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啜饮。

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

快乐地在一处舞唱，却仍让彼此静独，

连琴上的那些弦也是单独的，虽然他们在同一的音调中颤动。

彼此赠献你们的心，却不要互相保留。
因为只有“生命”的手，才能把持你们的心。
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密迩：
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
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

论孩子

于是一个怀中抱着孩子的妇人说：请给我们谈孩子。

他说：
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
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
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
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

你们可以给他们以爱，却不可给他们以思想，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们可以荫庇他们的身体，却不能荫庇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是住在“明日”的宅中，那是你们在梦中也不能想见的。

你们可以努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来像你们，

因为生命是不倒行的，也不与“昨日”一同停留。

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发出的生命的箭矢。

那射者在无穷之中看定了目标，也用神力将你们引满，使他的箭矢迅疾而遥远地射了出去。

让你们在射者手中的“弯曲”成为喜乐吧；

因为他爱那飞出的箭，也爱了那静止的弓。

论施予

一个富人说：请给我们谈施予。

他回答说：

你把你的产业给人，那只算给了一点。

当你以身布施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施予。

因为你的财产，岂不是你存留保守着的東西，恐怕“明日”或许需要它们么？

但是“明日”，那过虑的犬，跟着香客上圣城去，却把骨头埋在无痕迹的沙土里，“明日”能把什么给它呢？

除了需要的本身之外，需要还忧惧什么呢？

当你在井泉充溢的时候愁渴，那你的渴不是更难解

么？

有人有许多财产，却只把一小部分给人——他们为求名而施予，那潜藏的欲念，使他们的礼物不完美。

有人只有一点财产，却全部都给人。

这些相信生命和生命的丰富的人，他们的宝柜总不空虚。

有人喜悦地施予，那喜悦就是他们的酬报。

有人无痛地施予，那无痛就是他们的洗礼。

也有人施予了，而不觉出施予的无痛，也不寻求快乐，也不有心为善；

他们的施予，如同那边山谷里的桂花，香气浮动在空际。

因请求而施予的，固然是好，而未受请求，只因默喻而施予的，是更好了：

对于乐善好施的人，去寻求需要他帮助的人的快乐，比施予还大。

有什么东西是你必须保留的呢？

必有一天，你的一切都要交付出来；

趁现在施予吧，这施予的时机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你的后人的。

你常说：“我要施予，却只要舍给那些配受施予者。”

你果园里的树木，和牧场上的羊群，却不这样说。

他们为要生存而施予，因为保留就是毁灭。

凡是配接受白日和黑夜的人们，都配接受你施予的一切。

凡配在生命的海洋里啜饮的，都配在你的小泉里舀满他的杯。

还有什么德行比接受的勇气、信心和善意还大呢？

有谁能使人把他们的心怀敞露，把他们的狷傲揭开，使你能看出他们赤裸的价值和无惭的骄傲？

先省察你自己是否配做一个施予者，是否配做一个施予的器皿。

因为实在说，那只是生命给与生命——你以为自己是施主，其实也不过是一个证人。

你接受的人们——你们都是接受者，——不要负起报恩的重担，恐怕你要把轭加在你自己和施者的身上。

不如与施者在礼物上一同展翅飞腾；

因为过于思量你们的欠负，就是怀疑了那以慈悲的大地为母的仁心。

论饮食

一个开饭店的老人说：请给我们谈饮食。

他说：

我恨不得你们能借着大地的香气而生存，如同那“空气植物”受着阳光的供养。

既然你们必须杀生为食，且从新生的动物口中，夺他的母乳来止渴，那就让它成为一个敬神的礼节吧，

让你的肴饌摆在祭坛上，那是丛林中和原野上的纯洁清白的物品，为更纯洁清白的人们而牺牲的。

当你杀生的时候，心里对他说：

“在宰杀你的权力之下，我同样地也被宰杀，我也要同样地被吞食。

那把你送到我手里的法律，也要把我送到那更伟大者的手里。

你和我的血都不过是浇灌树的一种液汁。”

当你咬嚼着苹果的时候，心里对他说：

“你的子核要在我身中生长，
你来世的嫩芽要在我心中萌茁，
你的芳香要成为我的气息，
我们要终年地喜悦。”

在秋天，你在果园里摘葡萄榨酒的时候，心里说：

“我也是一座葡萄园，我的果实也要摘下榨酒，
和新酒一般，我也要被收存在永生的怀里。”

在冬日，当你斟酒的时候，你的心要对每一杯酒歌

唱；

让那曲成为一首纪念秋天和葡萄园以及榨酒之歌。

论工作

一个农夫说：请给我们谈工作。

他回答说：

你工作为的是要与大地和大地的精神一同前进。

因为情逸使你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客，一个生命大队中的落伍者，这大队是庄严的，高傲而服从的，向着无穷前进。

在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一管笛，从你心中吹出时光的微语，变成音乐。

你们谁肯做一根芦管，在万物合唱的时候，你独痴呆无声呢？

你们常听人说，工作是祸殃，劳力是不幸。

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工作的时候，你们完成了大地的深远的梦之一部，他指示你那梦是何时开头，

而在你劳力不息的时候，你确爱了生命。

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倘然在你的辛苦里，将有身之苦恼和养身之诅咒，写上你的眉间，则我将回答你，只有你眉间的汗，能洗

去这些字句。

你们也听见人说，生命是黑暗的，在你疲瘁之中，
你附和了那疲瘁的人所说的话。

我说生命的确是黑暗的，除非是有了激励；
一切的激励都是盲目的，除非是有了知识；
一切的知识都是徒然的，除非是有了工作；
一切的工作都是虚空的，除非是有了爱；
当你仁爱地工作的时候，你便与自己、与人类联系
为一。

怎样才是仁爱的工作呢？

从你的心中抽丝，织成布帛，仿佛你的爱者要来穿
此衣裳。

热情地盖造房屋，仿佛你的爱者要住在其中。

温存地播种，喜悦地刈获，仿佛你的爱者要来吃这
产物。

这就是用你自己灵魂的气息，来充满你所制造的一
切。

要知道一切受福的古人，是在你上头看视着。

我常听见你们仿佛在梦中说：“那在蜡石上表现出
他自己灵魂的形象的人，是比耕地的人高贵多了。

那捉住虹霓，传神地画在布帛上的人，是比织履的